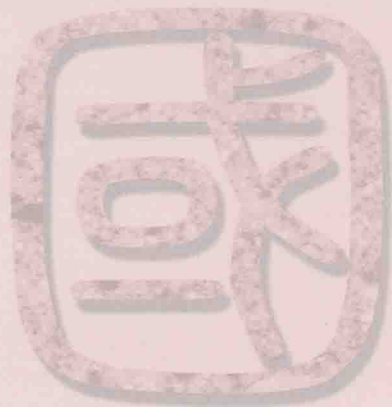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
之四十九



海上丝绸之路与泉港海国文明

陈支平 肖惠中 主编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 ◎ 之四十九

海上丝绸之路与泉港海国文明

陈支平 肖惠中 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丝绸之路与泉港海国文明/陈支平,肖惠中主编.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5. 3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
ISBN 978-7-5615-5458-6

I. ①海… II. ①陈…②肖… III. ①区(城市)-港口经济-经济史-
泉州市 IV. ①F5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5613 号

官方合作网络销售商: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总编办电话:0592-2182177 传真:0592-2181253

营销中心电话:0592-2184458 传真:0592-2181365

网址:<http://www.xmupress.com>

邮箱:xmup@xmupress.com

厦门市明亮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7.25 插页:3

字数:470 千字 印数:1~1 200 册

定价:4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海上丝绸之路与泉港海国文明

编 委 会

主编：陈支平 肖惠中

委员：

朱定波	林荣成	郑碧辉	张新联	郑其明
陈华发	陈小平	陈振峰	出学渊	连力东
庄玉宗	刘宗训	庄福星	陈开登	陈荣玉
林国春	林明辉	林挺金	林家参	郭民富
黄建聪	黄惠龙			

执行编辑：陈华发 王玲莉 庄婉婷

摄 影：刘宗训

序 言

泉州市泉港区峰尾镇古称“峰城”，滨海要地也。峰城之内有圭峰塔，始建于元代。塔之门边镌一对联，写“作东南巨镇，起海国文明”。“海国文明”由此而传颂于泉南各地。或许，这是国内关于“海国文明”一词最早的起源地了。“海国文明”理所当然也就成了泉港区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标识。

宋元时期，泉州港是闻名于世界的国际性贸易大港口。如果站在现在流行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高地来审视，宋元时期的泉州港，无疑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方世界首屈一指的大码头。不过，所谓宋元时期以迄明清时期的泉州港，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诸如厦门港、上海港、新加坡港式的集货物集散、贸易服务、政府管理于一体的港口，其港口地域相对集中，一般不会超出城市的管辖范围。而宋元时期以迄明清时期的泉州港，并没有十分固定的货物码头与贸易地点，其时的泉州港，应当是北起湄洲湾，南至同安海口的诸多海边港湾的大概念统称。历史上的泉州港，不只是仅仅局限在泉州市行政区划之内的城厢区域之内。

从宋元时期以迄明清时期泉州港的大概念统称出发，毫无疑问，位于惠安县东北部的天然港湾之滨的“峰尾城”，就是当时大

概念泉州港在其北部区域最为重要的对外交通的分港口了。邑人张襄惠净峰先生于明代嘉靖年间编纂有《惠安县志》，其中记有这一带的民风习尚时云：“邑治东北，循海东南。家自力以给，岁暮商贩以入兴泉。滨海业海，亦不废田事。通商贾辇货之境外，几遍天下。”由此可以想见“峰尾城”在往昔漫长岁月中，扮演着何其重要的勾连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角色。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沿海地区再次成为中国对外交通的前沿阵地，古来的海上丝绸之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益发便利通畅。而惠安县东北部地区，也因为地方建设的需要，单独成立了直属于泉州市的“泉港区”。行政区划虽异，但是历史文化的传承，却不仅没有丝毫的改变，反而益加迸发出新的时代光芒。年轻的“泉港区”，在短短的十年中，成为我国重要的石化产业基地，而许多传统的当地行业，也得到迅猛的发展。圭峰塔上“作东南巨镇，起海国文明”的古迹，虽然经历了岁月的磨炼，时至今日更加焕发出熠熠的光辉。

泉港区人民政府在全力推动社会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努力推动区域内的文化建设。2013年秋季，泉港区政府领导及社会贤达人士，希望我出面联络海峡两岸的学者，在家乡举办一次关于泉港区“海国文明”的学术研讨会。我虽因为生活与工作的需要，离开家乡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但是难以忘却的乡情，始终都未能离开我的思绪，并且一直未能为家乡做些什么事情而深感遗憾。因此我在感佩家乡建设日新月异的同时，也为自己能有这样一次难得的机会感到高兴。于是赶紧召集海峡两岸的师友，联络相关的学者，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海国文明”学术研讨会如期在泉港区顺利举行。

我本来以为，泉港区由原惠安县东北部分划出来而成立的新区，地域不广，人口不多，历史文献记载十分稀少，要深入开展这一区域内的历史文化问题，难度很大，估计效果不会很好。令我

没有想到的是,无论是来自台湾的学者,还是泉州、福建本地的学者,以及国内其他地区的学者,竟然都提交了很有学术深度的会议论文,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阐释了泉港区域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这不仅让我感到无比的惊讶,同时也让我感受到师友学者们诚恳敬业的深情厚谊。这种惊讶和感受,促动了我把这次会议论文结集出版的决心。我相信,这次研讨会的召开以及这本集子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泉港历史文化研究的全新领域,特别是对泉港区在继承弘扬传统“海国文明”和构建新的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崭新局面,有着良好的现实人文意义。

本次会议在泉港区人民政府的倡导和具体操作下,厦门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和厦门闽台缘博物馆等机构也一起参与主办。借此集子出版的机会,我要向所有参与和支持本次会议以及集子出版的同仁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陈支平

2015 年元旦

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

目 录

- 1 陈华发：“海国文明”的学术价值、时代意义和社会作用
- 15 刘宗训：海国文明与海洋福建及闽台关系
- 27 陈振峰：关于泉港加快海港文化建设的战略思考
- 38 谢胜义：浅谈泉港区发展闽南海国文明之战略管理
- 44 郑庆平：从泉港文化遗产探究“海国文明”的历史渊源
- 51 郑其明：泉港多种语系与民间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探讨
- 60 张新联：“海国文明”与泉港人文

- 64 邓文金：深化两岸闽南民间信俗交流的对策
- 88 黄嘉辉：福建泉州北管的保护现状与发展思考
- 95 郭民富：海国文明，泉港发祥
——从泉港史迹管窥海国文明史
- 106 陈振峰：“海国文明”与圭峰文化的构成
- 117 林荣成：推进泉港人文城市建设的若干思考
- 122 刘伟琼：泉港区山腰峰尾闽南文化生态展示区的海洋元素与
保护对策思考
- 133 朱定波：泉港刘氏先民入垦台湾的同宗聚落
- 149 陈金长：泉港玉湖陈氏源流与颍川文化的影响
- 159 出学渊：大海边上的蒙古人：泉港区蒙古族出姓探源
- 165 刘婷玉：泉港出氏家族与明初纳哈出史事拾遗
- 180 潘志芳：泉港出氏与入闽其他蒙古家族比较
- 192 韦烟灶 新竹、苗栗沿海地区惠安头北人分布的区域特色
林雅琪：
- 203 许世融 20 世纪初泉州移民在台湾的分布
张智钦：

- 213 林正芳：清代宜兰的泉州人
- 225 郭民富：清顺治“辛丑播迁”史考
- 233 王御风：漳泉移民商人在日据高雄的发展
- 242 朱定波：探寻泉港的闽台同宗村
- 254 陈支平：明代嘉靖年间惠安北部的村落、户口、田地与赋税
- 263 陈华发：泉港民俗风情特征探究
- 270 范金民：清代前期泉州商人沿海贸易活动述略
- 274 谢必震：闽人与中琉航海
- 281 江聪明：郑芝龙海上贸易与荷兰人竞合之研究
- 291 王振忠：闽南贸易背景下的民间日用类书
《指南尺牍生理要诀》研究
- 307 丁玲玲：清代泉台贸易对泉州沿海港口的影响
- 316 王启明：明郑船舰分析
——评台湾船成功号
- 328 张雅铭：清代泉州郊商王义德在台商号建筑遗址考察
——台北万华的一条“手巾寮”保存及修复

- 341 吴巍巍：“海上丝绸之路”与明清时期西方人在闽台地区的文化活动初探
- 352 连力东：从泉港龙凤宫与台湾中港龙凤宫看两地民间的神缘关系
- 358 卓克华：彰化北斗富美馆之历史调查研究
- 376 连心豪：坝头连海外：以龙凤宫为中心
- 385 陈名实：泉港区妈祖庙探析
- 395 王志文：他乡作故乡：祖籍神功能的转变
——以台北艋舺青山宫惠安灵安尊王为例
- 403 谢贵文：从惠安到台湾：青山王信仰的移植与变迁
- 412 钟建华：叶春及治下明代惠安民间信仰研究
——以《惠安政书》为剖析面
- 423 郭民富：泉港区曾炉寺与泉州开元寺渊源考略
- 432 陈旺城：试论泉州回族文化变迁中的伊斯兰文化保存与传承
- 448 何 池：浅谈明末重臣王忠孝的涉台功绩
- 458 施沛琳：试析明末遗臣对郑军之诤言
——以《惠安王忠孝公全集》为例

- 471 朱定波：明郑时期王忠孝与台湾
- 484 李 弢：浅谈《王忠孝公集》之诗
- 495 李国宏：鲁之裕《台湾始末偶纪》评述
- 504 黄建聪：卢琦文集的稿本、版本、抄本及馆藏
- 514 郭民富：古县新考
- 522 陈华发：立烟墩倚山为险，设古城滨海称雄
——泉港古代军事警防设施撷谈
- 526 简崇濯：惠安县的山水形势

“海国文明”的学术价值、 时代意义和社会作用

陈华发

最能反映欧阳修文辞锤炼的典范，当属《醉翁亭记》“环滁皆山也”，而比欧阳先生早一千多年的无名小卒所作的《山海经》，其中一篇《海内南经》曰：“闽在海中。”相较少了一个无谓的叹词，更为简约精要。就像现实中的滁州并非四面环山，“闽在海中”，当然不是说福建沉在海中，或者福建位于海中央，这是中国文学“写意”笔法所致。拿现今的绘画技法而言，就像漫画的笔调。

《海内南经》又曰：“闽中山在海中。”大抵是说，今福建中部的山在海中。这估计是洪荒时期的写实景象，即史书所称东瓯、闽中皆为“负海之国”。这又与古谚“沉东京，浮福建”相吻合，即东京慢慢沉下去，福建渐渐浮上来。据说谚语中的“东京”，是台湾海峡的一个小岛，因为“地牛翻身”，它就沉下去了。

话说五千年前，今闽中南一半陆地，都为台湾海峡水域，横贯闽中的福建第二山脉的戴云山脉只是几个忽隐忽现的小山包。这戴云山脉向东南逶迤挺进至泉州市泉港境内，当时从水中露出一块高地，也就是今天蚁山（又名行山、艾山）。当时就有先民繁衍生息，他们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留下的杂物被历史烟尘所掩盖，现代人把这些东西重新发掘出来，美其名曰：蚁山新石器遗址。

蚁山新石器遗址于1987年11月被发现,并经历了一次虎头蛇尾的发掘。^①

“环蚁皆山也”,蚁山四周山丘连绵,是一处花岗岩丘陵地带,多年来石料开采,致使山上文化层堆积遭受严重破坏,加上常年的水土流失,山坡中、下部的文化遗物已荡然无存,只在南坡20平方米、北坡200平方米范围内的表层及土层中,发现集中或散存着的大量陶器残片。山顶乱石之中(东西长约80米,南北宽约50米)有多处小面积贝壳堆积。

当时的状况已经不甚乐观,但没有及时保护起来,造成这些可怜的仅存遗址的90%以上文物逐渐消失,后来几次亡羊补牢式的考古,也只是捡到一些碎陶片,扒到星星点点贝壳。当时淘到的宝贝主要有陶器、石器两种。陶器占大部分,有陶纺轮1件、陶豆1件(残)、陶片200余件,陶片可辨器形有罐、尊、釜、钵、杯等。石器仅3件石铤(其中残缺2件),1件身、刃磨制较为粗糙,2件浑身磨光。

蚁山出土的陶器以罐为主,也有一定数量的尊。尊是青铜文化时代较为普遍的器皿,在闽侯黄土仑遗址、溪头遗址上层、庄边山遗址上层,这些青铜文化遗存中,尊为主要器形。另外在蚁山的个别陶器上饰有弦纹、方格纹,这也具有青铜文化的特征。印纹硬陶片是福建青铜文化的主要特征。可以说,福建的青铜文化是在蚁山新石器陶器制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②

从遗址上黄瓜山干栏式建筑^③的洞眼可证,我们的先民就是住在类似高脚屋的建筑里,那些贝壳堆积大抵是屋脚架下的生活垃圾,

① 林聿亮、林公务:《福建惠安涂岭新发现的古文化遗址》,《考古》1990年第2期。

② 陈国强、叶文程、吴绵吉主编:《闽台考古》,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③ 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霞浦黄瓜山遗址发掘报告》,《福建文博》1994年第1期。

再加上陶器上用贝壳印出种种贝印纹,可以推测:滩涂采集、海洋捕鱼是蚁山人生活的主要来源。同时,从蚁山遗址出土的石器不多,地理环境狭小等情况看,处于原始社会的蚁山人,海洋文化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农耕文化居于从属地位。

当时光迅速流逝,海水渐渐退行,闽中逐渐“浮出”,蚁山人及其聪慧勇敢的后人开启了彪炳千秋的“海国文明”序幕。在蚁山向东约五公里的圭峰半岛上,在一座彰显人类智慧和人文关怀的古代海岸石塔上,镌刻着一副气势磅礴的对联:“起海国文明,作东南巨镇。”

是的,海国文明!或许您略有耳闻,或许是第一次听说。但你熟悉,或者不熟悉,她就在那里,不悲不喜,流传千年;你理解,或者不理解,她就在那里,不来不去,粲然绚丽。

掉掉书袋说“海国”

要了解“海国文明”的内涵,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海国”?

这里所指的,当然不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海国——虽然这个小国从未得到任何其他国家的正式承认。其前身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军设在北海附近的一个防空堡垒,全部 550 平方米的“国土”由架在两根混凝土柱上的铁平台构成。即使贝茨国王誓言旦旦拥有这个国家主权,笔者也认为其不适合作为本文议题的合理选项,在此不再赘述。

考据学家有个嗜好,阐述事理一定要引经据典。笔者这里倒真要翻一翻书袋,窥视中华古代典籍中的“海国”之意义。

1.《海国闻见录》

最早提出“海国”概念的当属清初陈伦炯。陈伦炯系今厦门同安人,其父陈昂曾随施琅平定台湾,又出入东西洋五年搜捕余党。伦炯少从其父,熟闻海道形势。及袭父荫,复由侍卫历任澎湖副将、台湾镇总兵官,移广东高雷廉、江南崇明、狼山诸镇,又为浙江宁波水师提

督,任职地皆滨海之地。陈伦炯于雍正八年(1730年)以父子两代人的心血积累写成《海国闻见录》一书,详细介绍中国东北、东南沿海的海洋地貌、水文航运、海防形势和东亚、东南亚的航海知识,尤其是破天荒地介绍了非洲和欧洲的地理情况,是首个画出了东半球地图的中国人。陈伦炯之“海国”,乃指“中国沿海”及“海外之国”。

2.《海国记》

再有关于“海国”的专著,系今江苏苏州人沈复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所著的《浮生六记》之卷五《海国记》。《海国记》记述了大清使团使琉球途经钓鱼岛的见闻,明确记述了古钓鱼台(岛)归属中国。

3.《海国图志》

让“海国”一词为世人瞩目,应归功于中国近代新思想的倡导者魏源,他的《海国图志》一书于1843年1月初版刻印于扬州。该书是当时介绍西方历史地理最翔实的专著。

4.《海国四说》

之后还有林则徐幕僚、广东顺德人梁廷枏于1846年所著的《海国四说》一书,这是清末“筹海防夷”著述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该书以中国人述外国事,合《耶苏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兰仑偶说》、《粤道贡国说》为一书。

中国古人想象中国四周大海环绕,认为中国位于中心,其他的国家都在海外。这种观念可谓根深蒂固,直到明朝末年,外国传教士利玛窦带来了世界地图,中国人才知道中国不过处于世界的一隅,可仍然对偏于一隅的地图画法于心理上不能认同,利玛窦因而也不得不改绘世界地图,将中国置于地图的中央。

沈复、魏源、梁廷枏等人虽然了解世界各国的分布,但仍然没有摆脱中国中心观念的影响,“海国”均用来指中国之外的所有“海外之国”。即使是晚清新思想的倡导者魏源,其实已经清楚许多国家在陆地上与中国是连在一起的,但受“中国中心论”的钳制,只好把“海国”分为“海岸之国”与“海岛之国”。将在地域上与中国相连的国家称为

海岸之国,将真正的“海外之国”称之为海岛之国。也就是说,世界各国不是“海岸之国”就是“海岛之国”。这显然是掩耳盗铃之举,这样的“海国”自然不能作为本文议题的合理选项。

而比三人早生近百年的陈伦炯,却难能可贵地摈弃了自大的观念,于《海国闻见录》一书中大胆吸收了西方地理知识,准确将大清国放在欧亚大陆的东部一角。毫不夸张地说,《海国闻见录》一书代表了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地理著作认识世界地理的最高水平。但由于乾隆年间开始的长期闭关锁国等因素,这本书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陈伦炯之“海国”所指的“中国沿海”部分,至今有其科学、积极的意义。加上“海国”之“国”,可与“北国之春”、“红豆生南国”之“国”义理一致,窃以为,本文之“海国”应取“沿海(或海滨)国土”之意。

“海国文明”是哪门子文明

从字面上看,海国文明、海洋文明、海洋文化有类同之处,不是近亲,也应在五服之内。

《辞海》解释:“文明指人类社会进步状态,与‘野蛮’相对。”具体而言,文明是指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也指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表现出来的状态。而“海洋文明”是指人类历史上主要因特有的海洋文化而在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思想、精神和艺术领域等方面领先于人类发展的社会文化。

可见,海洋文明是一种综合社会文化,是一种主要得益于海洋文化,并且领先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文化。

一个国家或地区即使位处海滨,即使有比较发达的海洋文化,并不一定产生海洋文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都靠海,但其文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大河,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也创造了丰富的海洋文化,但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得益于海洋的不多,所以也算不上海洋文明。古代日本文明与海洋的关系远比中国文明与海洋的关系密切,然而其文明程度却远不如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华文